

## 城市笔记

## 凡人世界

## 不说话的花树

赵春媚

在我们枝蔓庞大的赵家,自从爷爷奶奶化作天上的星,姑妈便成了地上那棵最稳当的树。根须默默蔓延,荫蔽着所有的亲枝旁叶。谁家屋檐漏了雨、心里堵了云,总爱去找她。她呢,好像总有办法,三言两语,春风化雨,愁云就散了。我们这些晚辈,更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雀儿,最爱绕着她这棵大树,絮叨些学业、工作的琐碎烦恼。那些话,说出口时沉甸甸,落到她那儿,被她笑着接住,轻轻一拂,仿佛就没了重量。

她是极爱我们的。小时候,我和弟弟的寒暑假,有一半是在她家度过的。工作后,我偶尔在朋友圈发个什么比赛链接,她总是第一个响应,不遗余力地在她的各个群里“吆喝”,骄傲地宣称:“这是我侄女,大家帮帮忙!”退休了,她也一刻不肯闲下来,挎上相机,足迹和镜头里装满了山川湖海。每年一次的家族大聚会,更是她的“导演”作品。张罗吃喝,调动气氛,最后总要指挥大家站好,她透过取景框仔细看着,喊:“看这里!笑一笑呀!”那声音,爽朗得像秋天的晴空。

可谁能料到,天意最爱弄人。那般鲜活、仿佛有使不完劲儿的人,竟被“渐冻症”这陌生的病魔,一寸寸地锁进了僵硬的躯壳里。起初是筷子拿不稳了,清明节团聚时,我看见她颤抖而执拗地握着勺子,努力将饭菜送入口中。再后来,那双曾灵活地按动快门、为我们绣出精巧小包的手,连在家族群里打字都艰难了。可她的头像依然亮着,偶尔,还会费力地“蹦”出几个字的回复,像寒夜里的火星,微弱,却烫得我们眼眶发酸。

冬至前,我们再去看她。她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,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的音节。表弟俯身在她嘴边,仔细地听,然后抬起头,一句句翻译:“姑妈说,天冷了,你们要多穿衣服。”“姑妈问,那谁家的孩子,考上好大学了吧?”……她瘦得几乎脱了形,安静地陷在轮椅里,像一片轻轻一碰就会碎的羽毛。可她的眼睛,还是亮的,温和地、歉疚地看着我们每一个红着眼圈的人。那一刻,屋子里的暖气热得让人发昏,我却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,从脚底漫上来——那是一种明知失去在即,却无能为力的寒冷。

冬至,这个白昼最短、思念最长的日子,终究还是来了。民间说,冬至要祭祖,要团聚,因为从这天起,阳气开始滋长,是个蕴含希望的日子。可这个冬至,我们家族那个由父亲七兄妹组成的、曾经像满月一样完满的圆,缺了最温暖活泼的一角。祭祖的餐桌上,按照老规矩摆上了她的碗筷,可我们知道,那个会笑着给我们夹菜、会讲笑话逗得满桌人喷饭的人,再也不会入席了。

表弟红着眼睛,给我们看姑妈手机里预设好的、最终发出的那条朋友圈。时间停在冬至的凌晨。上面写着:“亲爱的朋友们,列车到站,我先下车啦。别难过,我只是换了个地方,开始了没有病痛的新旅行。我会想念大家,也请大家好好生活,替我看看明天的太阳。”

没有哀戚,只有她一以贯之的洒脱与温柔。甚至,她连最后的居所,都拒绝了一方冰冷的石碑。她选择了树葬,就在自家院子的一角,让骨灰伴着泥土,去滋养一棵正在成长的树。她说,这样热闹,春天看花,夏天乘凉,秋天结果,冬天看雪,你们来时,树在,就像我一直在。

此刻,我站在凛冽的空气中,望着楼下那棵已落尽繁花、只剩遒劲枝干指向苍穹的栾树。它静默着,抵御着寒风,仿佛在积蓄力量,等待下一个肆无忌惮绽放的轮回。我想,姑妈就是这样的。她不是消失了,她只是将自己归还给了生命最原始的循环——化成了春泥,化成了地气,化成了支撑一棵树向天空生长的、沉默而巨大的力量。

## 发现金的那些年

汪志勇

手机突然响起一声提示音,点亮屏幕,当月奖金已悄无声息地转入账户。如今支付愈发便捷,转账秒到位,扫码付款遍及街头巷尾,我已许久未曾触碰过现金,指尖也淡忘了纸币的纹理与厚度。

初中毕业那年,我进入一家工厂做临时工。有一回,车间全员干劲十足,产量创下新高,当月奖金格外丰厚。当时市场流通的纸币最大面额仅有10元,带我的师傅身着西装短裤,两侧裤袋被一沓沓钞票撑得鼓鼓囊囊,走起路来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。还有位进厂未两年的年轻姑娘,用刚领到的酬劳购置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,满心欢喜地在厂房之间穿梭骑行,引得不少同事驻足观

望,大家脸上都是笑容。

后来我入职巨化,每到月底发奖金的日子,便是车间与班组生活员最忙碌的时刻。全厂职工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,车间生活员从厂里取回装满现金的钱袋,各班生活员再前去领取班组的月奖。由于车间生活员没有那么多零钱,班组生活员都得自行准备小额纸币,才能顺利给大家找补。有时零钱预估不足,便只能向班里常去菜市场买菜同事兑换。他们的皮夹里,总能攒着一把零散钞票。

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当数年底车间集中发钱的场景。大家都坐在班组休息室等通知,到主任办公室签字领钱。有几年厂里效益红火,领导的抽屉里塞满了现

金,进来一人,签字领取一份,完事出门招呼下一位进去。领完钱后,每个人都攥着一沓钞票,边走边低头细细清点,指尖翻动纸币的声响,格外让人安心。遇上领导心情大好,嫌找零麻烦,只要金额有零头,便直接凑到五十元;若是零头超过五十,就干脆凑成一百元整数——那会儿,百元大钞已开始在日常交易中普及。

难忘从前,双手捧着钞票一张张数过,指尖掠过纸币的质感,心中满是踏实真切喜悦与满足。现在收入日渐增多,生活条件也愈发优越,可钱财都在银行卡里默默流转,数字的增减悄无声息,少了当年那种实实在在的仪式感,反倒让人怀念旧日现金在手的温热与欢喜。



向光而行 孔祥秋 摄

## 流金岁月

## 金色的铃声

赵仕华

周末,天空湛蓝,不时有几朵白云从远山飘过。

我原计划陪儿子去郊游,追蝴蝶、捕蜻蜓、捉小虫子,但临时接到工作任务,我只得把出行按下暂停键,在家里继续“上班”。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出杂乱的节奏,儿子在客厅里举着玩具枪,对着沙发上的几个玩偶发起一波又一波冲锋。

此情此景,我心生愧疚。我记不清多少次约定和他一起去爬山、散步,一起去开心农场喂小白兔,然而,计划总赶不上变化。

正在这时,儿子举着我的手机跑了过来:“爸爸,有人给你打电话了,快接。”

我一边接电话,一边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接完电话,我把儿子叫到跟前,“帮爸爸录几段语音,作为手机的提示音,好吗?”儿子觉得好奇。我把要求给他讲解后,他觉得挺有意思,“爸爸,以后你的手机来电话、来信息,都是我

在叫你吗?”我肯定地点了点头,“闹钟的声音也是!”

儿子按照我的要求录完了语音,我就在手机上把语音设置为手机提示音。

“爸爸,来电话了,快接电话!”设置好提示音不久,我的手机就响起了儿子响亮的提醒。接了电话,儿子跑到我面前,“爸爸,刚才有人给你打电话,就是我叫你接的电话吗?”我点了点头,冲他竖起了大拇指,“是的,刚才有人打电话来,就是你在叫我接电话,你的声音真好听。”

儿子一听,开心得不得了,“爸爸,这样我随时就在你身边提醒你了。哪怕你在加班,我看不到你,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。哈哈,我用声音陪你工作。等我再大一点,又重新给你录一段,让你老了还能听到我的声音!”

那一瞬间,我感觉有风从阳台吹过来,眼角湿润。儿子录的语音,是他送给我的礼物。从此,

手机有语音,天涯若比邻。未来,即使岁月流转,相隔万里,儿子的声音能穿越山海,成为我手机里最温暖的阳光,照亮我每一个忙碌的日子。

从此,手机里的每一声提示,都成了我柔软的慰藉。这不,安静的办公室里,大家埋头做事,只有键盘不时发出几声叹息。突然,我的手机传出了儿子叫我接电话的声音。接了电话,对面的同事问起了铃声的由来后,冲我竖起了大拇指,“你真幸福!我儿子都快结婚了,他小时候的声音甜甜的、脆脆的,可惜的是我没有想到把这声音留下来。”

听着同事的遗憾,我发觉自己真幸福——儿子的铃声提醒着每个来电、每条信息,陪我加班、随我到外地出差……

我想,如果儿子录的铃声有颜色,那一定是金色的。那铃声是一条线,一头连着我,一头连着他。这声音穿时空,成为永恒。